

玉樓金帶枕

香港 董千里





2 034 3708 5

玉楼金带枕

香港董千里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Z 034 3708 5

玉缕金带枕

董千里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昌平达江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3 $\frac{1}{4}$ · 65,000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社目: 122-204 书号: 10309-70 定价: 0.85元

目 录

一	收甄	(1)
二	登台	(19)
三	孽缘	(31)
四	私奔	(48)
五	巨变	(61)
六	长别	(76)
七	赐死	(84)
八	留枕	(94)

众口铄黄金， 使君生别离。
想见君颜色， 感结伤心脾。
念君常苦悲， 夜夜不能寐。

——甄后·塘上行

一 收 甄

后汉建安九年仲秋，曹操大军围邺城。

邺城是袁氏的老巢，自袁绍病死后，这城池的失陷早在意中。城内的居民已经饿死过半，兵士都有厌战之心，整个的抵抗意志崩溃了，只欠最后的一击而已。

这一晚是望前三天，大半丸冷月映照着滔滔东流的漳水，严霜铺盖着莽莽田野。曹操半夜起来单骑巡营，远望指日可下的名城，不觉踌躇满志。他迤逦行至漳水岸边，慢慢勒住马头欣赏，是这奇瑰的景色鼓动了他的诗人气质，忍不住诗意勃勃。

不知哪一座营帐中有人作歌，远远传来的歌词很清楚：“围城将破玉帛多，千金万金，不如此奴！”

曹操听了不觉哑然失笑，自语道：“今年破贼，正为此奴，正为此奴呵！”

他回营便即传令：城破之日，无论何人均不准擅入袁氏私第。

诸军将士都以为曹操念旧，所以曲意保全袁氏家属，哪里知道他别有深意呢？

第三日，邳城陷落。

曹操毕竟是开创事业的英雄，而且确也有许多事务非他亲自处理不可，一时哪里分身得开？他自朝至暮，整整忙碌了大半天，偶然回顾不见长子曹丕在旁，还以为他年少好动，自去城里观光了。

原来曹丕早有打算，只等父亲不在意，便偷偷溜出州衙，策马直奔袁府。

袁府门前早有一排军士守着，见曹丕下马欲入，便有军士横戈拦住，说道：“奉将令，不得擅入。”

曹丕拔剑大喝道：“我正是奉命而来，还不退下？”

军士们既怕违了将令，又怕得罪了这位曹公子，事在两难，不免踌躇。

曹丕当机立断，瞋目挥剑，大踏步闯进门去。军士不敢拦阻，只得照常守卫；又遣人飞报中军，候令定夺。

这里曹丕急步登堂，只见人去堂空，景况萧条，也不觉点头叹息。正在徘徊瞻顾，忽有女子的泣声从左厢传出。他按剑寻去，认得坐着的正是袁绍遗孀刘夫人；另一个年轻女子伏在她膝上啜泣，只看到耸动的双肩和一条纤腰，已觉美比天人。

刘夫人安静地望着曹丕。他缓缓走近，柔声说：“夫人受惊了，曹丕奉命来保护内眷。这位是……？”

“多谢曹公子盛情。”刘夫人神色泰然，“这是次媳甄氏，

她年轻胆怯，正在害怕呢！”

曹丕的心跳加速，他终究遇到艳名满天下的甄夫人了，一时反而说不出话来。

刘夫人识趣地扶起媳妇的头，使她面向曹丕，低声说：“见过曹公子。”

曹丕弯下腰去，举起衫袖，轻轻地为她掠开覆面的乱发，拭净颊上的泪痕与污迹，骤然地，他的眼前一亮。

甄夫人余惊犹在，抽咽未止。黑白分明的眼珠里更透出半喜半羞的神色，那眼光扫过他脸上象一次闪电，那样明亮！那样迅捷！但一瞥之后便突然垂下眼皮。

曹丕的衫袖掉下了，目光停滞在她红晕的双颊上，人象痴了一般。

甄夫人的睫毛微闪，又向他瞥了一眼。

曹丕已经完全忘形。他不觉得还有别人在旁，忘记了战争，忘记了曹氏的事业，甚至疏忽了自身的存在。在他眼中，世间再没有比这个女人更可爱、更重要、更值得拚命争取的东西了。

满堂静寂，只有甄夫人的微喘吁吁。

一种强烈的占有欲从曹丕心底升起，再加上怜香惜玉的感情，他不自觉地伸手抱住她的颈项，喃喃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，也会待你好。但愿你从此不要离开，天长地久，我都会伴着你的。”

甄夫人不再伏在她婆婆的膝上了，就着他一抱之势盈盈站起，依偎在他雄健多力的臂膀里。尽管劫后余生，她还是眉目如画，风情万种，锦袍里的躯体透出阵阵灼热，只一瞬就把十八岁的曹丕完全征服了。

这光景岂止片刻。当曹丕突然感觉到还有人在，他转过身去说：“刘夫人，请告知尊府上下，但请宽心安居。曹丕在这里，无人敢来罗唆的。”

刘夫人茫然点头。曹丕又道：“甄夫人受了惊恐，最好找一间静室让她休息半天。我就在这里伴着她，使她安心。”

刘夫人恍然大悟。但身为俘虏，合家性命都在别人手里，怎敢说个不字？她千谢万谢，连声说：“有，有，曹公子请随我来！”把他们一带就带到了甄夫人的闺房。

曹丕还未进门，就连声称好。他只觉满眼是花团锦簇，鼻端只闻得幽香细细，早已痴了，忙道：“这里很不错。刘夫人请自便。”

等刘夫人悄悄退出，他掩上房门，携着甄夫人的手，扶她轻轻睡下。她又脸红了，在他灼灼的目光下，她合上了眼皮。

州衙中的曹操整整忙了一天，直到黄昏时分才把公务办完，忽然想起心事，命人立刻把甄夫人接来相见。

左右奉命，去了一会儿，禀道：“五官中郎将于午间闯进袁府，听说已经纳了甄夫人。”

曹操的面色由红转白，由白转青，半晌做声不得。正要发作，旁坐的孔融忽然说：“曹公，岂不闻武王破纣，以妲己赐周公，至今传为美谈呢！”

曹操听了一怔，想了想说：“北海博览书传，请问此事见于何书？”

孔融微微一笑，从容答道：“我是以今比古，想来应该会有此事吧？！”

曹操知道他意存谏讽，事已至此也无别法，索性拊掌

大笑。因孔融这一个杜撰的典故，使他绝了纳宠的念头。

便有曹丕的人把这一席谈话飞报袁府。曹丕正和甄夫人对饮，听了满心欢喜道：“姐姐，你我名分已定，两心相证，彼此不怕再有什么变化了。”

甄夫人又不禁红晕上颊，烛光下看来更觉娇艳。她慢慢抬起眼皮：“我是薄命人，得偌五官中郎将，此生还有什么憾？只望，只望你的心长此不变就好了。”

这一夜，曹丕就宿在袁府。大门前的守卫也换了他自己帐下的人，虽然长夜漫漫，却是高枕无忧。

次日，兖州牧曹操为长子曹丕纳娶故冀州牧袁绍的次媳甄氏。烽火才息，喜事登场，曹袁双方的属吏尽都冠服到贺，把一座劫后残破的邺城点缀得花团锦簇。

婚礼过后，新人双双拜见尊长。曹操在座上细看甄夫人，果然貌比花艳，神情、体态、举止没一样有半点瑕疵。他又喜又悔，不觉想起江东二乔，没奈何只得把无限情思寄托在灭吴之后。

新人拜罢，双双站起。

曹操含笑说道：“子桓，你今年十八岁了。新妇虽然大你三岁，却不愧是人间绝色，我想你也该知足了吧？”

曹丕连忙点头称是，只觉满心欢喜。

曹操又说：“你是长子，从此应该收拾放心，致力政事，作我的臂助，再不可象往日般的孩子气了。”

“是，父亲。”

曹操转过脸去，柔声说道：“新妇，我与袁将军是故交，相征原属不得已，事已至此也不必多说了。此刻我只记挂着，记挂着袁显奕还在幽州……”

甄夫人接口道：“公公不必说下去了。显奕娶我两年，相聚不过三月，彼此并不怎样合得来，因而他出守幽州，我却自愿留下陪伴刘夫人。今日子桓和我的名分已定，这前事就当它是一场春梦好了。”

“这才是好孩子！”曹操忘形地高声说道，“只要曹氏得昌，自然不会亏待了你。子桓还不够老成，你要让着他些，却要管着他些。真要有什麼不如意的事，你尽管来跟我说；我自然与你作主。”

甄夫人微抬眼皮，打量着这位盖世英雄的尊长，视线与他相接的刹那，她大受震动，赶紧低下头来。这又惊又羞的感觉难以形容，直等回到内室更衣时，那两道灼灼目光仿佛仍在面前，教她情绪纷乱。

新婚之后，一切都安定下来了。

以甄夫人来说，从袁氏到曹氏，并没有使她的生活有什麼改变。

她依旧住在原来的宅第中，甚至仍是原来的房间，原来的陈设。这有点滑稽，但曹家父子不忌讳这些，何况又在兵荒马乱的时代，她也只得装作不放在心上了。

而生活的内容已完全改变。曹丕是那样精力充沛，对于每一样事物都表现了高度兴趣。他又活泼好弄，那成熟的孩子气有无限魅力，把她静如止水的情怀挑动了。她感觉自己非常爱他，仿佛生来就是这样。

在她明亮的眸子里，如今邺城的天空也变了，再也不象以前那样灰黯和飘着蔽天风沙。生命也不再是一种慢性的腐蚀，而自行发现它有着内在的光彩。

她能感觉到自己是渐渐重要起来了，再不象以前那样

存在得全不受人注意。二十一岁的女人正该是开始美得成熟的时候，再加上那种生命的充实感，她就开放得更盛，更有荡人心魄的艳冶了。

曹丕放弃了心爱的狩猎，荒废了政事的参赞，甚至疏远一些诗文密友。他全心全意都放在甄夫人身上，从清早看她理妆，到晚间再看她洗尽铅华，不愿有片刻分离。他太满足了，满足使他不想到曹家的事业，而这份事业将来势必要由他承担。

“姐姐，”他常常这样说，“我此外什么都不要了。有了你，世事样样成空，只有你才真实地存在，我此生不能没有你，无论将来怎样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”

她对这些甜语永远觉得新鲜。

满足与喜悦相因相成，两种情绪在曹丕与甄夫人之间弥漫着。他们感觉整座邺城就象踏在脚底下，没有别的人可与比肩。

而掌握着天下形势的曹操却忽然有了被撂在一边的感觉。

辉煌的胜利带给这个英雄的只有空虚，这是反常的，连他自己也不能完全明白这种感觉的由来。

朝廷承认既成事实，加封曹操兼领冀州牧。这也没有使他感到荣耀，因为本在意中。他上表奉还兖州，也不回许都，只是按兵不动，似乎决定永远住在邺城了。

不久后，他感觉只有战争才能填满自己心头的空虚，于是领兵出击平原、南皮两郡，把袁绍的长子袁谭擒杀了。整个冀州因这一役的胜利而荡平，略为抹去了一点曹操的空虚之感。

消息传来：盘踞在幽州的袁熙、袁尚兄弟因部将焦触、张南叛变，只得弃军投奔袁绍当年所立的辽西单于蹋顿。曹操派军攻取幽州，焦触、张南便不战而降。

并州的守将乃是袁绍的外甥高干，哪里是曹操的对手？一战城破，也捕来杀了。

于是袁氏的残余势力完全瓦解，冀、并、幽、青北方四州全入曹操掌握，无人再能够撼动他的基业一分一毫了。

但曹操并不因此罢兵，他念念不忘投奔辽西单于的袁氏兄弟；主要目标在于袁熙，因他曾一度占有过甄夫人。曹操不喜欢此人活着，决意要得之而甘心。

远征塞外可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在曹操疯狂的督促下，终于如期完成准备，可以出征了。

曹操亲率大军，又命曹丕随征。曹丕无法，只得别了甄夫人出塞。

十万大军出庐龙塞，塞外道路断绝。曹操下令移山平谷，造路五百余里，直指柳城。

白狼山一战，曹兵大胜，斩了辽西单于蹋顿首级。袁熙、袁尚突围逃走，奔向辽东。

曹操正欲乘胜追击，接报刘备到了荆州，放心不下，便领军转回邳城。

随军的曹丕因袁熙并未除去，总觉惴惴不安。他在归途中寻个机会问道：“父亲，我们为什么不追到辽东去？袁熙一日不死，孩儿即在梦里也不会心安的。”

曹操在马上大笑道：“傻孩子，没有人能在你手里再把她抢走的了。袁熙釜中之鱼，自寻死路，且由他多活几天。

你看着：不久辽东太守公孙康便会自行请降，而且会把袁熙兄弟的首级取来复命的。”

曹丕听了，只是半信半疑。

大军进关，邺城在望。秋天不再如塞外的萧条寒冷。连带曹氏父子也日渐温柔可亲，因为他们离家近了。

原野沉沉。大军过处马蹄与步伐疾徐相间地敲打着黄沙大道，天然有一种肃杀的声威。西风里，大旗舒卷，落叶萧萧。朝阳底下的戈矛甲冑全有黄金的颜色，曹家的事业也到了黄金时代。

没有一个征人不是归心如箭，曹丕尤甚。他离开甄夫人五个月了，这一百多天尽在相思中度过，真有说不尽的况味。现在他嗅到了邺城的气息，那边除了生根的基业还有使他激动的人。几天之后，他便能见到她了，消受她那种并世无俦的风情，诉不完将近半年的相思滋味，寻取温柔的梦境。

他仿佛从如洗的长空里看到了甄夫人的眼波，吸引他的马向前，向前！

曹操在马上顾盼自豪，不但是为了这赫赫军容，且为中原健儿战胜北方的辽人而喜悦。他身披轻裘，按辔徐行，又不时指点江山与荀彧、贾诩等说笑。

“啊！怎么不见子桓？”他偶然发觉，随口问道。

侍从等都回不知。只有贾诩笑笑说：“看来子桓先回邺城了。也难怪，少年新婚，听说甄夫人又是那样美。”

曹操也不禁笑了。他能了解儿子此时的感情，因为连他自己也有这种念头呢！他只宠爱地笑骂了一声：“不见世面的傻小子！”

果然贾诩神机妙算，看穿了曹丕的心事。自离邺城五十里，曹丕便越队斜出，觑空急驰，直入邺城北门。

平静的邺城倏地醒来，到处传告曹公凯旋。第一个承受这份荣耀的是曹丕，他朱冠锦袍，雄姿英发，骏马如风刮过黄土街道，急震的鸾铃显示他心焦如焚。因为，有比战胜更可喜悦的东西在等待着他，要他欣赏，要他消受，那是甄夫人的颜色。

来到袁氏故宅，他在急驰中突然勒马，一跃而下，窜进墙门，也不理那些罗拜在门前的家奴，径自往里奔跑，刚进中门，就大声呼喊起来：“姐姐！姐姐！我回来了。你在哪里？姐姐……”

屏风后突然露出女子的上半身，盈盈笑意孕在黑白分明的眼睛深处。那是甄夫人，她象一朵彩云般飞出来：“啊！子桓，你来得真快！我还没有更衣呢。”

曹丕飞奔向前，到她身边，喘着气说：“我偷着抢先跑回来的。姐姐，五个月了呀！你想念我么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呆子。我心里除了你还有谁？”她让他握着一双手，忽然笑道：“子桓，塞外的女人美不美？”

曹丕伸手掩住她的嘴，不许她说下去。

四目相对，她忽然有点羞涩，撂下他的手往里跑。那衣带飘飘，腰肢的转折，轻盈的脚步；使她犹如一个凌波御风的仙女。

曹丕兴奋地追上去。

侍婢们笑着向两边退开，投在他们身上的眼光有艳羨和妒忌的揉合。

他们差不多同时到达内室。他伸手欲抱，却抱了一个

空。她已象一颗熟透的果子般倒向榻上，喘着气，眼中流泻着如水如雾的光焰，望着满面风尘的曹丕。他也扑下去，叫出饥饿的声音：“姐姐，姐姐……”

两人笑着扭做一堆，絮絮地互诉别后光景，什么都不再顾到了。

响亮的炮声与号角相应和，还有夹道的欢呼，因风吹入宅第深处。

甄夫人推开他坐起来，娇慵地举起手掠着鬓发，说道：“哟！大军进城了。你我该早点准备，去迟了，公公会见怪的。”

“不要……”曹丕赖在枕上不动。

“快起来，子桓。”她一面顿着脚，一面伸手拉扯。

虽然他舍不得就此罢休，但细细一想，也不愿因妇人而耽误了大局。他就着她一拉之势跳起，笑道：“我依你，可是等会儿你也得依我的呀！”

她红着脸啐了一声。两人匆匆换过衣服，相偕前往州衙。

盛大的凯旋行列从邳城北门直进。鼓乐喧天，旌旗蔽日，簇拥着曹操在州衙前接受留守将士的拜贺与军民的欢呼。

曹丕悄悄上堂，赶到他父亲身边，按剑侍立。面对着这一份荣耀风光，设想受贺的是他自己，就不免联想到往后的时日了。

盛大的仪典将毕，日已当午。

突然有一队快马拥到府前。门吏问明来意，上堂启禀：“辽东太守公孙康遣使拜贺大将军凯旋。”

曹操在座上回顾左右，忍不住笑道：“果然不出所料，公孙康惧罪，斩送袁氏兄弟的首级来了。”

曹丕听说，突然想起袁熙，是被自己夺了妻子的那个人，此刻便将看到他血淋淋的首级了，这是真的么？

辽东的两个使者已各自捧着一个木盒，急步登堂，在座前拜倒。

曹操命左右打开木盒，盒中的人头面目模糊，血迹未干，那正是袁熙跟袁尚的首级，他毕竟把冀州的最后一线象征也消灭了，把甄夫人旧日的联系全都斩断了。

曹丕注视着左边那个木盒里的人头。这对于他完全是一个陌生人，面皮枯槁如黄蜡，扁鼻子，双眉倒垂，紧闭着的眼眶深深凹下，整个神情是无告的绝望。

他曾听人说过，袁熙是袁氏三子中最不济的一个。而此刻，他却对他有了深深的内疚。同时他又禁不住自问：在这群雄争霸的乱世，究竟将为自己和甄夫人这一对带来怎样的结局？

“子桓。”曹操的坚定语声把他从胡思乱想的境界中唤回。

“父亲。”他走前一步。

“你随我到后面来！我有话说。”

曹丕应了一声，恭谨地随在父亲身后，到了内堂，依旧恭谨侍立。

“新妇何在？”曹操刚坐定，第一句话便问到甄夫人。

“拜见公公，贺公公凯旋。”

曹操忍不住呵呵大笑，抬头向对面坐着的卞夫人说：“这孩子真不愧是我儿之妇。”又向曹丕扫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子桓，

你必得好好待她，佳人难再得啊！”

“是，父亲。”

尽管曹操英雄盖世，在妻儿跟前，却永远是一个温柔的家长。他絮絮叨叨地闲话家常，吩咐这个，又查问那个，绝口不提争战。直等吃了饭，又过了一会儿，这才对曹丕和甄夫人说：“你们回去歇息吧！”

曹丕应了一声刚要走。曹操又说：“子桓，趁我在这里有好些日子停留，你该多来晋见，听我说些政事兵法。如果新妇寂寞，也不妨同来。”

“是，父亲。”

曹丕携着甄夫人的手从侧门绕出去，边走边把袁熙的死讯告诉了她。

她听着，轻盈的脚步微微迟滞了一下，并没有哀容，也没有说什么，依然向前走。

曹丕凑近她，低声说：“姐姐，我使你不快乐了？我的原意只是不想瞒着你，因为这事应该让你知道，而且你终究会知道。”

“是，我终究会知道。”她低声回答，声音非常平静，“自从第一次得到你爱宠，我就明白必有今天的结局。袁氏父子何等平庸！不论哪处都没法跟曹家相比。嗯，死了，也算是一个了局。”

他完全能体会她此时的心境，就没有再说什么。老实说，如果她听到死讯便欢喜雀跃，反而会教他不悦的。究竟他是一个文人，尽管深深地牵缠在政事和战争中，到底还蕴藏着如许灵敏丰沛的感情。

他们默默地走出，侍从已迎上来，簇拥着他们登车。